

GHEWENJIANLIUWANLIHUANGHEWEN

万里黄河闻见录

余 昂



写在前面

1987年春，王怀让同志建议我沿黄河走一趟，写点什么。我当时雄心勃勃，真想到黄河源头去走一遭，看看高原风光。谁知一到西宁，青海日报的同志就告诫我，那儿不是你去的，不要说到黄河源头，恐怕连花石峡你也过不了。花石峡海拔4000多公尺，较平原缺氧三分之一，一般人到那里都受不了，少数人还会休克，你62岁了，减去二三十年还差不多。我听了很泄气，但事实是无情的，不敢违拗，我止步了。后来找黄委会的刘豪杰商量，他刚从黄河源头回来，由他写黄河源、星宿海、扎陵湖、鄂陵湖、玛多县城的见闻，我从龙羊峡接着往下写，直到黄河入海。

人人都知道，华夏文化是由黄河这条母亲河哺育出来的。近来虽然出现华夏文化多元的说法，但黄河文化仍不失其为重要的基因。因此，我在写这组小文的时候，总想以自己的所见所闻，尽力体现这一点，把它们写得有点现场感、历史感，再有点思想、认识价值。但实践的结果，是否与愿望有距离，有多大距离？还不知道。

1987年6月，我走到兰州市的时候，攀登了皋

兰山。为了尽快地登上极顶，我走了一段捷径。谁知捷径难走，不仅坡陡路滑，而且荆棘丛生，只得手脚并用，奋力往上爬，衣服和手都挂破了。这时，苏轼的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诗句陡地跳到脑子里来，我也模仿着胡诌了几句，写进日记里，读来颇觉可笑。现在抄录于后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登邙岭，上太行，越翰海，进河湟，日逐黄河万里流，夜坐灯下写文章。”

在我日记本的天头上，还记着这样一句话：“书到集成梦始安”。不知是我从哪儿摘抄别人的，还是我自己偶然想出来的，都记不清了。总之，颇能反映我的心情。现在这本小书总算印出来了，得谢谢关心过我支持过我的许多同志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。这是真话！

余昂

1991.6.13

目 录

写在前面·····	(1)
黄河之水天上来·····	(1)
黄河源头二巨泽·····	(5)
玛多不用皮筏渡·····	(8)
龙羊古峡觅旧踪·····	(12)
日月山和倒淌河·····	(16)
塘拉村里土风淳·····	(19)
金碧辉煌塔尔寺·····	(22)
高原古塞著新装·····	(26)
撒拉族人源流长·····	(29)
大禹导河积石峡·····	(33)
黄河中分兰州市·····	(35)
灵武城前说唐帝·····	(38)
银川信是米粮川·····	(40)
贺兰山下西夏陵·····	(43)
钢花铁水建新城·····	(47)
鄂尔多斯气象新·····	(50)
一代天骄铁木真·····	(52)
青城已换旧时天·····	(56)

昭君自有千秋在·····	(59)
晋祠流水如碧玉·····	(62)
苏三还在洪洞县·····	(66)
大槐树下寻根来·····	(66)
临汾传为帝尧都·····	(73)
蒲州再现普救寺·····	(77)
黄河咆哮触龙门·····	(80)
登山拜谒太史公·····	(82)
启人遐思大地湾·····	(85)
抚今追昔说街亭·····	(88)
渭水河畔吊李广·····	(91)
麦积山腰仙人居·····	(94)
秋风吹过沉香亭·····	(97)
人猿揖别半坡村·····	(100)
终南山里太乙池·····	(103)
大雁塔连兴教寺·····	(106)
华清池畔柳摇风·····	(109)
骊山脚下一抔土·····	(112)
赫赫军阵守帝陵·····	(114)
茂陵东去是霍墓·····	(116)
则天女帝智能全·····	(119)
华岳果然气势雄·····	(122)
潼关自古一战场·····	(126)
函谷雄关真如铁·····	(129)

黄帝铸鼎荆山涯·····	(133)
陕县百姓爱甘棠·····	(135)
唇亡齿寒实可哀·····	(138)
国之瑰宝永乐宫·····	(141)
秦赵会盟遗古台·····	(144)
群贤毕至仰韶村·····	(147)
千唐志斋不寻常·····	(150)
刘秀原陵柏森森·····	(153)
王铎书法一代奇·····	(156)
香山古寺何处寻·····	(159)
洛阳古墓博物馆·····	(161)
韩庄出个韩文公·····	(164)
愿随夫子天坛上·····	(167)
西亳有座商王宫·····	(170)
猴山空有升仙碑·····	(173)
玄奘晚年归故里·····	(176)
石人肃立守宋陵·····	(179)
笔架山前凤凰飞·····	(182)
千里长堤束黄龙·····	(185)
四方文化汇中原·····	(188)
天国一柱折延津·····	(191)
好个宋都一条街·····	(194)
包拯遇上好时节·····	(197)
北门锁钥寇莱公·····	(200)

冬日漫游梁山泊.....	(203)
拔地通天泰岳峰.....	(206)
一代词宗李清照.....	(209)
大明湖畔稼轩祠.....	(213)
河流万里归大海.....	(216)

黄河之水天上来

黄河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，享有着特的荣誉。三皇五帝的传说，夏、商、周王朝的建立，都首先在黄河流域出现。这是偶然的吗？不会的！大河上下，东西万里，一座座名胜古迹的存在，一处处文化遗存的发现，都在不停地向我们诉说：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，她的乳汁哺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。

当我沿着黄河，包括她的一些主要支流，从上到下从西到东走去的时候，我的这种感觉越发强烈、鲜明了。

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。

如今直上银河去，同到牵牛织女家。

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这样吟唱过黄河。

他说，从前有个人，沿着黄河往上走，一直走到银河边，在那里遇到了牛郎星，随之到了牛郎织女家。

诗人多是幻想家。刘禹锡把地上的黄河和天上

的银河衔接起来，把黄河的源头说成是在天上。

黄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？汉以来，众说纷纭。大探险家张骞说，河出于阗、葱岭。汉武帝刘彻说，昆仑山是河源出处。唐代人说，河源在柏海（即扎陵湖、鄂陵湖）、星宿川。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派都实去寻查，认为河出星宿海。明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，僧人宗泐率领30余人往西域求取遗经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宗泐从西域归来，路过黄河源头，宿于巴颜喀拉山中，望见了阿尼玛卿大雪山，饮了黄河南源卡日曲的水。当地“番人”跟他开玩笑说：“汉人今饮汉水矣！”他第一次清晰地描绘了黄河源头的壮丽风光，也不客气地批评了过去的人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。他在《望河源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汉使穷河源，要领殊未得。遂令西戎子，千古笑中国。”他在这首诗的前面还写了一段序言，说：

“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（即巴颜喀拉山）……其山西南所出之水，则流入犂牛河（即通天河）；东北之水，是为河源。”

这个“东北之水”，据近人考察，就是黄河南源卡日曲。

“黄河重源”，古人也有这种说法。在今天流行的中国地图上，约古宗列曲仍被定为黄河之源，在那里立着“黄河源”的木牌子。在木牌子矗立的地

方，据说原有一股涌突而出的泉水，直径约20厘米，可是1986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一点水也没有了，只有一坑积雪。我们向下寻找，大约在六七米远的地方，有泉水自地缝中溢出，在青草下潜流。越流，水量越大，许多小水坑里的水也汇流过来，形成一条小溪。溪水越过石坎，状似小瀑布，淙淙有声，成了这空谷荒野上的悦耳琴音。

“约古宗列”是藏语，意思是炒青稞的锅。这个盆地约360平方公里，周围环山，中为草场，是藏族牧民冬季放牧的可靠场所。黄河水从草场上穿过，象一条细长的带子，曲曲折折，穿行于盆地中央草丛间。当地藏民说，黄河源头是藏族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的故乡，约古宗列曲与卡日曲之间的那座山，就是《格萨尔》史诗中描写的“夏季也风雪迷漫”的左毛那角山。约古东列曲东边的扎陵湖，则是格萨尔的王妃珠姆居住的金色城堡。在约古宗列曲北边的扎加山上，有一堆麻尼石，原先曾是一块整齐的石头，格萨尔则把它当做自己的宝座。这些美丽的传说，更增加了黄河源头的神密色彩。

我们向下走着，见这里的草一丛一丛的，根系很发达，绿叶繁茂，但不时地露出一片片沙地，上面压着薄薄的残雪。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说，这是山间缺水，草原退化的缘故。这里地面水分的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三、四倍，因此，地下水位不

断降低，沼泽、湖泊、草原都处于收缩状态中。扎陵乡附近有个盐湖，清朝时还有相当规模，产盐量相当可观。今天，这个盐湖已经缩小到不足两平方公里，草原也严重沙化。黄委会的同志们正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昼夜奔忙，他们搞测绘、调查、研究，为了找到一条“南水北调”的最佳路线，终日穿行于河源的山山岭岭之间。一旦这条线路找到，再加上其它条件的配合，就可以把通天河的水引一部分到黄河源头来。到那时，不仅河源的气候将发生变化，而且河源的植被线也将上升，对于根治黄河，开发大西北，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再说得远一点，如果将来把怒江、澜沧江、雅鲁藏布江的水也都调给黄河一点，那会对于发展华北、西北的工农业生产，起到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。

1987.7.

黄河源头二巨泽

河水从约古宗列盆地流出来，到达星宿海，与卡日曲相会，于是两水携手，开始了万里征程。

星宿海并不是海，而是一片辽阔的沼泽群。1500年前，唐朝大将李道宗在追击吐谷浑的时候，曾经到过这里。星宿海东西长30多公里，南北宽10多公里，两面有山，中为积水洼地。我们站在山上向下看，阳光下只见银光片片，犹如星宿满川，耀人眼目。河水在这里散乱地流过，把那些大潮小泽里的水吸引过来，一起向前奔流，穿过一段谷地，爬过一段草甸，蛇蜒东行20多公里，便到达了扎陵湖。

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大湖泊，《元史》称为“二巨泽”。扎陵湖东西横躺着，鄂陵湖南北竖躺着，像两只伴生的葫芦，河水从中穿过，把它们联结起来。南美洲的“的的喀喀”湖海拔3000多公尺，被称为世界第一高山湖，而扎陵、鄂陵湖则海拔4300公尺，应是世界上更高的高山湖泊。

扎陵湖、鄂陵湖古称“柏海”，是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，也是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。早在秦汉之前，我国的羌族就在这一带游牧。古时“羌”字就是养“羊”民族的意思。到了唐朝，柏海更加出名。贞观十五年（公元641），文成公主远嫁西藏，唐王朝就在柏海建造离宫，作为给文成公主送行的馆驿。唐王朝的另一个女婿、吐谷浑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（唐宗室女）也在这里设立行馆，亲率大臣、舞女，沿途歌舞，迎送文成公主。藏王松赞干布专程从拉萨赶来，对护送文成公主的江夏王李道宗行了大礼。文成公主此行，给西藏带去了谷物种子、乐器、药物、经史、诗文、工艺书籍、佛经、佛像和大批绸缎，还带去一批乐师和工匠。文成公主到拉萨后，写过这样一首诗，其中有如下的句子：“一个柔弱的女子嫁到了远方，送来了推测天文的占星学，送来了宝贵的锦缎。种起了桑树好养蚕缫丝，教人们用粘土做陶器。碾磨谷物的水磨也设置起来了，还带来了芜菁的种子。”

1986年夏天，我们从鄂陵湖渔场出发，坐汽车沿湖西南行，到多尔尕泽去。临湖远望，近处呈黄色，稍远处呈绿色，再远处呈青色，极远处呈蓝色。专家们说，这是湖水深浅不同的缘故。两湖盛产无鳞湟鱼，据说藏量约有19亿斤，最多时一网能

拉一两吨鱼，最大的鱼有十多斤重。湖边还有很多水鸟，有斑头雁，棕头鸥，还有鸬鹚等，它们并不怕人，一簇一簇的，嬉戏翱翔，自由自则。

车行两小时，到达多尔尕泽。这里是一个居民点，甘肃民工正在这里烧砖建房。居民点里有两座喇嘛庙，红砖兰瓦，落成不久。两庙之间，用石片垒起一道墙，墙上扯着绳子，上面挂着白色、灰色的绸布。庙门口站着几个喇嘛，见我们手指庙门，知道我们想进去看看，就打开庙门，引我们进去。庙内坐着五颜六色的佛像，有的慈眉善目，有的威严可怖。像前点着长明灯，酥油味很浓，闻之呛鼻。

从庙里出来，见几个藏民朝这边走，一步一跪拜。他们把双手向空中一举，然后合十，下跪，叩头；再以双手扶地，前伸，整个身子趴在地上，“五体投地”。最后站起来，向前跨进一步，再从头做起。

我们返回渔场的时候，有位喇嘛向我们招手，意思是想乘车。我们让他上来。一路上，他不停地摇动着转经筒，嘴里念念有词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一直念到渔场下车。

1987.7.

玛多不用皮筏渡

黄河从鄂陵湖东北角流出来，款款西行。不久，为布青山所阻，掉头向东南流。约行60公里，到达玛多，这是黄河流经的第一座县城。

玛多是一个古老的渡口，也叫“黄河沿”。唐时在这里设过驿站，迎送往来的使者、僧侣、商贾。文成公主进藏时，也经此而去柏海。解放后在这里建县。那时不要说像样的建筑，就连固定的人家也没有，只有筏工们临时搭起的帐篷。渡口上既无桥梁，又无舟楫，夏天靠牛皮筏子渡河，冬天靠所谓“冰桥”过渡。玛多县成立后，这里建起一座40多米长、19多米宽的钢筋水泥大桥，是万里黄河上的第一座金桥。

如今的玛多县城，是五年前才从黄河边搬到马拉驿山下的。这里三面环山，背风向阳，城南有小河流过，城内新房一片，粉墙红瓦，整齐美观。由于海拔太高（4200米），玛多年平均温度为零下4度，就连最热的八月，日平均温度也只有7度。一年之

中，只有大冷小冷之分，并无春夏秋冬之别。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，玛多就下了一场“雷暴雪”，这在中原地区是难以见到的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，地上的积雪有10公分厚，到处白茫茫一片。五月下旬下这样的大雪，如果是在河南，肯定会造成自然灾害。可是在这里很平常，几乎天天都要下点雪，一片乌云飘过，霰子便跟着落下来。雪，下得快，化得也快。雪一停，太阳就出来，地上冒着白气，积雪迅速消融，蒸发。这时候你再出门，鞋子上连泥都不沾。

我们到黄河桥上去散步，见几个小孩在河里用网逮鱼。这里的河面有40来米宽，最深处约有一米，水质清澈澄碧，几乎不含泥沙，和下游“浊浪排空”的黄河比起来，真是不能同日而语。这时，小孩子们拉出一网鱼来，有十几条，每条都有一斤多重，都属于高原冷水鱼类。这种鱼生长缓慢，八九年才能长一市斤。照这样速度计算下来，这些鱼每条都在十岁以上。

我们从公路上向山下的湖边走去。当时觉得近在咫尺，谁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。沿途，我们看见成群结队的牦牛，悠哉游哉地走着，慢吞吞的，像穿着黑色礼服的绅士。怪不得700多年前马可·波罗看见它们的时候，对它们发生那么大的兴趣，说它们堪与大象相比美。特别是它们那长长的腹毛，直垂

地面，犹如美女的长发。马可·波罗把这种牛的腹毛带回到威尼斯去，使威尼斯的贵族们大开了眼界。

当我们路过藏民帐房的时候，冷不防窜出两只牧羊狗，叫着跳着，直往身上扑。幸亏我们每人拿了一把铁铲，原来是当拐杖用的，不想这时有了用场。我们一面退着走，一面挥动着铁铲，与恶狗战斗。一直退了一里多路，两只狗才怏怏而返。回来的时候，牧民老乡把那两只狗拴了起来，不然还得有一场恶战。

在玛多停留的日子里，我们学习了骑马，为的是到不通汽车的地方去可以代步。五月下旬的一天，我们骑马去夏尔扎，路上见到不少死牛死羊的骨架。头一次遇见的时候，闹了一场虚惊。那是往哈拉达洼的路上，远远望见一只“黑熊”。当时我们手无寸铁，便停下来，想等“黑熊”走了再过去。可是再等它也不走，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。谁知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头死牦牛。那天夜里，我们宿在一个背风、靠山、有水、有草的地方。那里杳无人烟，只有成群的黄羊和野驴。它们在我们帐篷周围窥伺，好像要采取什么行动。在河源地区，野生动物是不准随便猎取的，一方面国家有规定，另一方面藏民不许伤害飞禽走兽，尤其是老鹰，藏民视为神物，更不许打。所以那些黄羊、野驴胆子很大，见马队过来，老远跑来看稀罕。